

风物·澄和——观老蔡的画



风物澄和，出自魏晋陶渊明的《游斜川》，“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意为在春日一个晴朗和暖的日子里，风光宁静优美，三五好友，一同游览美丽的景色。蔡志蔚先生最近的画里充满了“风物澄和”的意趣，仿佛就如同生活中去游玩般，记录下了一些心之所见，美好的瞬间。

蔡先生性格豪爽，颇有“硬汉”风格，私下交往他不会摆老前辈的架势，言谈朴实亲切，我们都喜欢称他为老蔡。经常有朋友问我，怎么欣赏风景油画，我有时会说得比较拗口，什么色彩、笔触、构图、风格、流派、神秘……一大通，或引用些高阁之论，还是让人难以明白，现在我感觉能在老蔡的画作里解释得干脆一些。如果有人问我怎么欣赏老蔡的画，我会这样介绍：风景画那么直接的表现形式，还需要怎么解读呢？或许是因为你在繁复的城市里生活久了，早已忘却了山野里的快乐，就是因为这样，老蔡的画才有了意义，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温暖的色彩，还有那些记忆里隐隐约约熟悉的景物，会否激起你那份遗忘在角落的情感，或是乡愁？

往深里研究，老蔡的画有中国人的山水情怀。山水，是中国人无法避免的一个课题，人居山水间，必寄情与山水处。如果说天人合一，胸怀江山，那又有些晦涩难懂，我觉得中国人的山水情怀就在王维的“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就在这些中国伟大文化缔造者的诗句里，在他们对自然的切实感受中。为什么我们在山水之间游览时，会放松身心，感受无比的喜悦？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就生活在山水里，那些咏叹山水的诗句，是我们对山水对自然的抒情，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映照，这种山水文化就如同基因一般深深埋在中国人的心里。每个人诗句风格不一样，每个人画的味也不同，要说老蔡的画味，就如同陶渊明的《游斜川》，温暖、平常、宁静、优美、祥和，或许你会觉得普



通，我说不是，这可是百年来难以得到的一种平安祥和。老蔡年轻时踢球，大学里是队长，踢的是后腰，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多是默默奉献，靠的是一种老黄牛精神。男人没有机会当兵，在足球这类团体性运动中也可以锻炼心性。老蔡就如同丽水市美协这支大队伍的教练，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挥着每个人的作用，后防有理论支撑，中场有中年支撑，前锋有青年冲刺，少了一个人都不行。老蔡酒量堪佳，但从无酒后乱言，这是我这个曾经司职球队后卫的后生所佩服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在大学球队里，只要有血性，肯吃苦，无怨言，能喝酒，能交友，那就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球技，要有，那真是其次。

最后，也许观者会奇怪，为什么一幅幅洋溢着温暖的画作会出自一个硬汉或说踢球的糙汉手中？哈，那么我用中国文化来解答，古人云，礼、乐、射、御、书、数是君子所必须学习的项目，说来就是文武并重的伟大传统。平常一提到画家，总让人觉得这是一群神秘莫测的动物，其实画家也是人，有感情，有思想，有生活，有家人，有要捍卫的理念，正所谓铁汉柔情，一切力量都源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不是毁灭。在此，我真心祝愿老蔡在以后的道路里画出更多丽水人的那份山水情怀。

市直 蓝巍

视听阅读

《两生花》：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你在哪里？

一定有什么人，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薇罗妮卡死了，波兰的薇罗妮卡死了。死在了舞台上。唱到最后一个高音，她全身失去支撑，倒下了。在通往歌剧殿堂的道路上，在追求音乐理想的征途上。

法国的薇罗妮卡仍活着。仿佛从一团棉花的包裹中走出来，柔软顿时变作坚硬，曾经腾空脚落在地面，踩下去，是一片一片密布的荆棘。锋利尖锐的刺深深扎入脚板，痛感传遍全身。心头更有一把匕首刺入，看不见的伤口，疼到窒息、麻木，短暂失去知觉。这疼痛该是一种警示，冥冥中告诉她，一定有什么人，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

不像手里少了某样具体的东西，只是手掌瞬间失去了触感。这疼痛本来就无影无形，它夺走的也是无影无形的东西。如果肉体之外，真的还有什么在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我想，那一定就是灵魂了吧。

长久以来，都以为自己形单影只地活着。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某个或喧哗或僻静的角落里，也许有另一个自己在跟你同时生活着。行走，呼吸，欢喜，忧伤，我们并不孤单。

法国的薇罗妮卡是幸运的，她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另一个自己，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她们就如从一棵植株上生发出来的两朵花，同根同源，互相观望，又共生共长。现在，一个败谢了灭失了，另一个怎能不伤心欲绝、痛不欲生。所以，当法国的薇罗妮卡在看到自

己无意中拍下的波兰薇罗妮卡的照片时，忍不住放声痛哭。多年以来淤积的困惑、苦楚、抑郁、纠结，顷刻间一并发泄释放。

茫茫人海，隔着透明的玻璃窗，她们两人曾经那么近距离地获得一次相遇的机会，却终究还是擦肩而过。在空阔纷繁的世界里，想要发现并找到另一个自己，并非易事，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丧失了和另一个自己对话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被外物所奴役，心灵的呼唤早就被湮没在这尘世的喧嚣和嘈杂之中。

法国的薇罗妮卡重新陷入一种孤独。无依无靠，孑然一身，耳畔回荡的只有灵魂的咏叹，生命的哀歌。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所以要拍这部《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又译为《两生花》），也许就是为了告诫我们，在追求丰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别忘了去关照自己的灵魂。越是在五色目盲的时代，越是要多倾听来自心灵的召唤。

上帝在创造肉身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灵魂。这是一个枝头并蒂开出的两朵花，各向两端生长，又相互映衬，连接一体。通过对方，它们可以看到自己，辨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不孤立，不是单一地活着。然而一朵凋零，另一朵就会独自寂寞，像被遗弃的孤儿，茫然无助。心空了，就再也装不下什么。你看不见自己，也找不到自己，一朵花的另一端，已然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

遂昌 左军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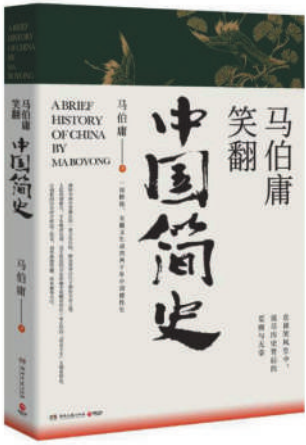


《人生第一次》

爷爷和诺亚坐在广场中一张长椅上，分享着对数学和数字的痴迷。每一天，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爷爷知道自己的回忆正渐渐流逝，他只能紧握住诺亚的手，希望能让诺亚最后才消失。

有时候爷爷旁边坐着的是他的儿子泰德，泰德不喜欢数学，只喜欢写作和吉他。终其一生，他都在等自己的爸爸陪伴他，鼓励他，认可他。

宇宙很浩大，生活同样漫长，我们在一边陪伴时也在另一边告别。当世上的一切消失殆尽，唯有收藏着爱的人，才能拥抱未来活下去。



《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

本书是一本简练、生动的两千年中国德性史。作者打破了以往或按朝代，或按人物，或按事件的写史逻辑，从“王朝的德性”这一新颖角度出发，上起战国秦汉，下至晚清民国，梳理出一条暗藏于成王败寇 历史卷轴中的“受命于天”王朝更替论，让刻板的历史碎片鲜活了起来，初看捧腹笑翻，再看掩卷长叹。书中既展现了秦、汉、三国、隋、唐、宋、元等 众人熟知的历史朝代不为人知的一面，也讲述了前赵、前燕、前秦、刘宋、后周等并不起眼的政权的兴衰故事。在谈笑风生中，说尽历史背后的荒唐与无奈。